

孝經便蒙

上



門 〇七〇
番 1094
卷 1-2

益軒貝原先生訂正
春庵竹田定直著述

孝經優蒙

東都書肆 高山房

孝經優蒙

正義曰孝者事親之名經者常行之典 又曰孝總而言
之道常在心盡其色養中情悅好承順無怠之義也 爾
雅曰善父母為孝 說文曰從老省從子承老也 全孝
圖說曰孝字從老省從子子在老傍抗而不順非孝也老
在子下逆而不順非孝也老上子下斯象形矣 益軒先
生曰孝字是會意老為父母子在膝下而侍養之意爾雅
及說文之說是孝字正意蓋孝道固至大不止侍養之事
然論其最切近者不外乎此而已 文心雕龍曰二極彝
訓其書曰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 定直



孝經優蒙附錄卷上

按此書所以名孝經者以其所載皆孝道也 大義曰善
事父母爲孝人之行莫大于孝堯舜大聖人也其道不過
孝悌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壹以此道此書乃曾
子聞于孔子而曾子門人又以所聞于曾子者合而記之
以爲一經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當受用近之閨門妻子
兄弟長幼遠之天地鬼神四海百姓皆自此推之經常也
名之曰孝經者以其可爲天下萬世常法也 困學紀聞
曰致堂謂孝經非曾子所自爲也曾子問孝於仲尼退而
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馮氏曰子思作中庸追
述其祖之語乃稱字是書當成於子思之手 定直按漢
藝文志云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孝經鉤命決云
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晁補之駁之曰今其首章云
仲尼居曾子侍則非孔子所著明矣詳其文當是曾子弟
子所爲晁氏所辨正當朱子已於刊誤言之曰夫子曾
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也至或以爲孔子之所
自著則可笑之尤者其言精確不可易也且孝經多說孝
治如孔子不能得志而行于當世豈曰行在孝經乎若曰
行在孝經則空言耳此非聖語也明矣又按古說往往以
孝治爲孝之極至朱子曰孝之所以爲大者本自有親切
處而非此之謂也此言足以正千古之失矣如孟子曰大

孝尊親則其意趣又自別矣 漢藝文志曰孝經古孔氏
一篇二十二章又曰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翁后蒼
翼秦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為
異註師古曰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
者四百餘字 又曰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
宅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
尚書序曰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
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
科斗文字 陸氏曰共王漢景帝子名餘科斗蟲名蝦蟇子
書形似之 顏師古曰家語云孔騰畏秦法峻
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而漢紀尹敏傳云
孔鮒所藏一說不同孰是 陳新安曰鮒騰兄弟爾藏書
必同謀謂鮒藏可
也謂騰藏亦可也 孝經大全曰秦始皇燒書孔子的子
孫孔鮒孔騰越他未燒藏在屋壁裏又有個顏芝將此經

學李斯的隸字寫著把與兒子顏貞收藏到景帝時節送
上河間獻王此時魯共王好造宮室拆孔家壁子見漆寫
蝌蚪的竹簡放在壁中又聽後堂樂音響便不敢拆屋送
這竹簡還了孔家他家子孫孔安國卻不識得這字取顏
芝孝經比同對着彷彿字形證出一本蝌蚪文字叫做古
文那顏芝的雖在前邊出來只因字畫時樣反叫做今文
孝經昭帝時魯國三老進孔家古文當巫蠱之後無暇流
傳竹簡因而散失成帝時購求一次張霸進偽古文驗其

非斥去平帝時又購求一次無應詔者 隋經籍志曰孝經河澗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孔安國爲傳劉向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而安國之本出於梁至隋祕書監王邵訪得孔傳河間劉炫因序其得喪講于人間漸聞朝廷儒者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 正義曰古文孝經曠代出逸隋開皇十四年祕書學生王逸于京市陳人處得本送與著作郎王邵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炫遂以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分爲二又多閨門一章凡三十一章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唐開元七年國子博士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校古文定一十八章其古文二十一章出孔壁未之行遂以其本近儒轉穿鑿更改僞作閨門一章文句凡鄙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以下別爲一章以應三十一章之數 王偉曰孝經有古文今文之異當秦燔書時河間顏芝藏其書漢初芝子貞出之河間獻王得而上諸朝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之徒皆名其學凡十八章所謂今文也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孝經與尚書於壁中以爲秦時孔鮒所藏昭帝時魯國二老始以上獻孔安國爲之傳凡三十一章所謂古文也劉向典校經籍實據顏本以比古文除其繁惑

以十八章為定鄭眾馬融鄭玄皆為之註專從今文不得
列於學官而安國之本亡於梁隋開皇中王劭始訪得之
以示河間劉炫炫遂分庶人章為二曾子敢問章為二又
多閨門一章以足二十章之數且序其得喪講于人間
時議皆疑炫所自作而古文非復孔氏之舊矣唐開元間
詔諸儒集議劉知幾請行孔傳司馬貞力非之獨主鄭說
玄宗自為之註用十八章為正先是自天子至庶人五章
惟皇侃標其目冠於章首至是用諸儒議章始各有名如
開宗明義等類為之疏者元行冲也至宋邢昺為正義訓
詁益復加詳而當世大儒司馬溫公范蜀公則皆尊信古
文司馬公為古文指解謂始皇二十四年始燔書距漢興
僅七年孔氏子孫豈容悉無知者必待恭王然後乃出蓋
始藏之時去聖未遠其書最真與歷世踈遠轉相傳授者
不侔且孝經與尚書同出孔壁世知尚書之真而疑孝經
之異何也迨宋徽公為刊誤亦復多從古文以古文七章
今文六章已前合而為經刪子曰者一引書者一引詩者
四凡五十七字以餘章為傳刪先王見教以下六十九字
以順則逆以下九十字凡其章之次第文之異同皆用古
文為據謂經一章者孔子統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
之孝蓋一時之言而後人妄分之其傳十四章則或者雜

引傳記以釋經文者也而近時臨川吳氏復以謂隋時所得古文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文勢曾不若今文之順以許慎說文所引相譚新論所言考證皆不合決非漢世孔壁之古文爰因刊誤重以古文今文較其同異焉夫今文最先出自劉向鄭玄等以及唐世君臣皆知表章之其書固已通行古文出稍後而安國之傳以劉炫之本又以爲非真至宋二三大儒始加尊信而其書以顯登其顯晦各繫於時之好尚哉

右王偉孝經集說序文此從古文爲是○王偉論古今文傳來之始未及諸說之同異爲頗詳悉足以備考今再略採朱子刊誤及吳氏校定之說以錄之左 朱子曰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

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爲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賈之沙隨程可久丈程答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爲此書多出後人傳會于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于鑿空妄言之罪也又曰孝經獨篇首六七章爲本經其後乃傳文皆齊魯間儒纂取左氏諸書之語爲之傳者又頗失其次第 孫本曰昔朱子刊誤首合七節爲一章謂疑所謂孝經者止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夫曰疑曰或非敢斷以爲是而又悉數所疑質於同志以免鑿空妄言之罪說者謂非定筆故原本止於章下註云

此一節當為某章仍留古文舊編未嘗移易一字今傳本

右經一章右傳之首章乃後人因朱子之疑而輒更置之

何其敢於侮聖言哉

右見孫本孝經釋疑亦以從古文為是定直竊按蓋孝經一篇皆出於

聖言原是一篇文字而錯簡失次附會淆真者也朱子以爲所謂考經者其本文止今之經一章者恐難必矣孫本所謂曰疑曰或非敢斷以爲是者似有理雖然以聖言不可疑者爲之經真偽相雜而演經意者存其真刪其偽以爲之傳亦何不可之有哉予所以斷然從刊誤也孫本以分經傳而改其序爲侮聖言者亦已甚矣雖如大學亦只是一篇文字而已原本無復有經傳之別而其分之經傳章句皆在後世爾但朱子於孝經未有定本只附其辨而不如大學章句之明決也故今釋義不敢更改其編次一從刊誤之原本爾說詳見於釋義不復贅于此孫本從古文說見釋疑其略謂唐司馬貞欲削閨門章爲國諱不得不以古文爲偽閨門章漢初長孫傳今文卽有之此載隋志登後人所偽造耶蓋古文之出孔壁也孔安國既以送官且承詔作傳會巫蠱未上乃隸書竹簡名隸古定書叙謂傳之子孫以貽後代是時安國之門都尉朝傳其業朝授膠東庸生第第相承以及太保鄭中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又從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授豫章內史梅賾賾乃於前曹奏上其書而施行焉傳至於於梁孔傳大顯與鄭註同立國學蓋梁武敦悅詩書文德殿經籍至七萬餘卷諸學皆立自是古文盛行而兼本之流播四方者亦多矣侯景之亂蕭繹收文德殿書悉送江陵而周師入郢多所焚蕩故謂孔傳亡於梁未幾隋王逸得古本於京師陳人家傳示劉炫炫雖曾造偽書此則原本也故祖譚謂其經文凡千八百七字異今文僅二十餘字吳文定公亦謂隋時所得古文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則古文非炫所造又明矣玄宗欲行孔廢鄭乃詔諸儒集議二家孰從劉子玄等主古文爭之不力卒行今文從貞議也然猶詔孔註並存此可見古文果何代亡逸邪五代之季孔鄭二註皆亡而經則未嘗亡也定直按華書往往言孝經孔鄭二註皆亡而經則未嘗亡也定直二年制云此間學令孔鄭二註爲教授正業而今印本孔註現存於坊間其正文與今之古文孝經無有少異又崇文總目云咸平中日本僧奝然以鄭註來獻則知二註航於我也舊矣豈今亡於唐山而存於吾邦歟然貞觀二年

制詳論一註非真以為御註一本理當遵行則此方所存亦所謂偽本而已今觀印本孔註文字萎弱卑陋如劉炫所為亦恐不如此如其鄭註則未之得見也

吳臨川曰夫子遺言惟大學論語中庸孟子所述醇而不雜此外傳記諸書所載真偽混淆殆難盡信孝經亦其一也竊詳孝經之為書肇自孔曾一時問答之語今文出于漢初謂悉曾氏門人記錄之舊已不可知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于壁中得古文孝經以為秦時孔鮒所藏昭帝時魯國二老始以上獻劉向衛宏蓋嘗手校魏晉以後其書亡失世所通行惟今文孝經十八章而已隋時有稱得古文孝經者其間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而文勢曾不若今文之從順以許慎說

文所引及桓譚新論所言考證又皆不合決非漢世孔壁中之古文也又曰許慎學孝經孔氏古文說文中所引用者慎自序云其稱論語孝經皆古文也今其以文居字下引孝經仲尼居見得當時古文居上即無間字劉炫本謂此一字妄矣又桓譚言古文千八百七十二字與今文異者四百餘字今按劉炫本止有千八百七字多于今文八字除增闡門一章二十四字外與今文異者僅二十餘字其所增或一字或二字比今文徒為冗贅其所減多是句末也字比今文更覺突兀又曰宋太儒司馬公酷尊信之朱子刊誤亦據古文未能識其何意今觀邢氏疏則古文

之爲僞審矣又觀朱子所論則雖今文亦不無可疑者焉
疑其所可疑信其所可信去其所當存其所當存朱子
意也 明朱鴻孝經質疑曰唐明皇時傳孝經者殆且百
家明皇始剪其繁蕪撮其樞要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
之旨趣借唐君臣徒有是心未成其美朱文公出獨以修
舉遺經爲已任始定古文孝經末年又加精審與胡侍郎
論議質程可久汪端明書以今文亦不無可疑者於是又
定孝經刊誤蓋疑其所可疑信其所可信去其所當存
其所當存但因司馬大儒得古文指解不疑後出之僞而
篤信之朱子姑據溫公所注之本而爲之刊誤非以古文
優於今文而承用之也至元艸廬吳氏因朱子刊誤以今
文古文校其同異又定爲一本朱鴻亦從今文爲是又曰朱子刊誤
經一章傳十四章刪去古文二百零二字吳子經一
章傳十一章其內合五刑一章去閨門一章刪古文二百
四十六字 陳曉孝經問對曰問孝經序是誰作對曰唐
玄宗作天審二載詔天下家藏孝經故註及序此所謂以
孝治天下論文章抑未矣問十八章次序亦玄宗爲之否
乎對曰天審間所定第逐章所引詩句多與經文不合恐
是本經博士逐章附以詩句有孔曾答問所引者有後儒
附益者篇章之次則天審也 宋景濂孝經集善序曰孝

經一也而有古今文之異者益遭秦火之後出於漢初顏
芝之子貞者爲今文凡十八章而鄭玄爲之註至武帝時
得於魯共王所壞孔子屋壁者爲古文凡二十一章而孔
安國爲之註後世諸儒各聘意見尊古文者則謂孔傳既
出孔壁語其詳正無俟商確揆於鄭註雲泥致隔必行孔
廢鄭於義爲允況鄭玄未嘗有註而依倣托之者乎尊今
文者則謂劉向以顏芝之本參校古文省除繁惑而定爲今
文無有不善爲之傳者縱曰非玄所作而義曰實敷暢若
夫古文并安國之註其亾已久世儒欲崇古學妄撰孔傳
又僞爲閨門一章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將何所取徵哉二
者之論雖莫之有定然皆並存於時各相傳授自唐玄宗
註用今文於是今文盛行而古文幾至廢絕宋司馬溫公
始專主古文撰爲指解上之且憫流俗信僞疑眞諄諄見
於言辭之間以予觀之古今文之所異者特辭語微有不
同稽其文義初無絕相遠者其所甚異唯閨門一章耳諸
儒於經之大旨未見有所發揮而獨斷斷然致其紛紜若
此抑亦未矣自伊洛之學興于朱子實起而繼之於是因
衡山胡氏玉山汪氏之疑而就古文考定分爲經傳云其
衍文及不合經旨者千載是非遂定於一元室之初吳文
正公出於臨川又以今文爲正頗遵刊誤章句重加訂定

而爲之訓解其旨益明而無遺憾矣

定直接宋景濂說好

窮經者師其義乎師其詞乎如以詞而已矣則宜辨不則無如會其大意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可謂確論矣竊謂孝經古今文俱非孔氏之舊而聖言則實在焉朱子作刊誤欲以除繁惑而明聖言其本雖從古文而未嘗以古文爲全是也故刊詩書辨附會至如不愛其親條則有以今文爲正者吳氏從今文亦然矣未嘗以今文爲全是也看孝經者宜用朱子刊誤爲正且以吳氏校定相參也考焉如其古今文間有不同者則非復大義所關也 質疑曰漢世近古孝經居九經之一嘗列學官置博士雖羽林武臣明帝皆令通習之延及宋初亦得附試明經自王安石變新經義始不以取士是時孝經爲廢滅餘編與詰責家家誦習者遠矣程子看詳武學之制猶欲與論語孟子並行於世使人皆知義理 司馬溫公居家雜儀七歲始誦孝經論語 范祖禹元祐中侍經筵上古文孝經說嘗曰孝經道之根本學之基址其言近其旨遠其守約其施博自微至顯自小至大自身體髮膚受之至於嚴父配天自親生之膝下至于天下和平自事父母至于天地明察通神明光四海究其道者大舜文王周公也 程子因禮部看詳武學制添習孝經或疑迂闊曰其添入者欲令武勇之士能知義理未足爲迂闊 朱子八歲通孝經大義書八字於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 定直接明虞淳熙所著孝經集靈詳載古今尊尚此經之事實足以備考索只其說靈異有不可必信者而已矣 又按我朝

振古尊信此經久矣孝謙天皇天平寶字詔曰古者治民
安國必以孝理日行之本莫先於茲宜令天下家藏孝經
一本精勤誦習云云見續日本紀又清和天皇貞觀二年
制云哲王之訓以孝爲基六籍之根源百王之模範也乃
詳論孔鄭一註開元御註之得失以正學官見三代實錄

經文

仲尼間居節 子 正義曰古者謂師爲子 吳註曰子

孔子也孔門諸弟子稱師曰子諸弟子之門人稱其師
則著氏以別之此經曾子門人所記稱其師既冠以氏
故於其師之師得專稱子 至德要道 吳註曰德謂

己所得道謂人所共由 或問定直曰大義及諸家以

至德及下文德之本之德字爲仁義禮智吾子解之以
爲孝弟忠信者何也定直應之曰然此本師說而言也
益軒先生曰德指忠順和信等移孝則忠順和信之德
由此而生矣孝其本也如指仁義禮智而言者其說雖
通稍涉穿鑿不如師說之直遂明快也蓋夫子所謂至
德要道即指孝而言則德卽是孝弟忠信及衆德而孝
乃其至也乃其本也謂之至德謂之德之本須煩說
而其義自明朱子於論語或問言孝爲仁義禮智之本
而曰其所以爲至德要道也歟者蓋因有子曰爲仁之

本與而廣之以及此矣耳亦不是此經之旨也若以德
為仁義禮智則不亦疑以孝為性之本乎故其為說不
得不費委曲也又曰益軒以德為忠順和信而孟子為
孝弟忠信者何也曰孝亦德也忠順和信等亦德也但
孝其至也其本也本經曰孝德之本也故先生以孝對
衆德而說耳其實孝與忠順和信等皆是一類之德而
揭出最切最要者於其中謂之至德謂之德之本也譬
如根幹枝葉皆言之木源委汎流皆言之水也衆德猶
枝葉汎流也孝猶根本源頭也故孝與衆德同是行道
心得之名而所以孝獨為衆德之首也又曰仁義禮智
為德孝弟忠信亦為德有異耶曰同是德也但就性理
上指其於心者為仁義禮智之德即是道之本原綱領
也就行事上指存於心者為孝弟忠信及衆德即是性
之一端節目也

順天下

益軒先生曰孝者順德也

曾子避席節 曲禮曰師有問避席起對 又曰長者問
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夫孝節 大義曰至此方言出一孝字即所謂至德要道也
益軒先生曰德之本就我說應先王有至德要道教

之所由生就人說應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此本

正義而言

身體髮膚節 正義曰身謂躬也體謂四支也髮謂毛髮

膚謂皮膚 吳註曰身總言其大體分言其細 小學

章句曰膚皮也統言曰身體折言曰髮膚 孔子曰君

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

能敬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禮記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

禮記又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曰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

子語 樂正子春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

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不

敢忘孝也 禮記又 孟子曰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

未之聞也 虞淳熙孝經通言曰毀傷自身就是毀傷

父母雖然不該貪生怕死 曾子曰戰陳無勇非孝也

禮記又 問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大戴禮 自古忠臣義士舊不顧身視死如歸如此則是不孝矣

此又何也真西山曰此與其他毀傷不同蓋殺身所以

成仁既成仁則孝在其中矣因為說殺身成仁則形雖

虧其理不虧身雖殞其性不失乃所以為孝也昔晉周

處死於戰陳其母猶在大常賀循蓋之曰孝以常情言之母在而死於國可以為忠而不可以言孝矣而晉人乃稱周處為孝者蓋忠孝一理能忠於君乃所以為孝也然捐身蹈難乃處臣子之變如曾子之戰兢自守乃處人子之常要當參觀可也文集薛畏齋曰若有曾子之心則龍比之身首分裂與啓足啓手一般不然老死脯下亦與刀鋸慘辱無異定直按不虧行辱身還是下節之意此節只是說不傷身未必說到此意

立身行道節 小學句讀曰道者當然之理身不苟安而行必繇道小學章句曰立身行道謂卓然自立而行

必由道 太義曰不敢毀傷者但是不虧其體而已必不虧其行而後方可言立身故以是終之 吳註曰孝之始終皆在此身益人子之身即父母之身始則保其身以全所有終則成其身以彰所自可謂孝矣 御註曰言能立身行此孝道自然名揚後世光顯其親故行孝以不毀為先揚名為後 正義曰皇侃云若生能行孝沒而揚名則身有德譽乃能光榮其父母也因引祭義曰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又引哀公問稱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此則揚名榮親也曰小

學章句曰天子顯揚如舜德為聖人是也 朱子曰古
 之君子思所以顯其親者惟立身揚名之為足特是以
 不求人而求諸己不務其外而務其內 導江張氏曰
 非姑為是立身行道之事以求名也蓋有實而名隨之
 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是
 偽也太本已失更學何事遺書 又曰夫子疾沒世而名
 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
 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文集 定直按所謂始
 者先務最切之謂終者完備成就之謂只是於孝道分
 始終不是以時之先後言釋義已詳之且父母之生我
 不獨遺身體髮膚而併以天命仁義之性付予我之說
 及行孝非為名之說並於釋義詳之 真西山曰蓋父
 母之於子全而生之者也所謂全者豈獨四支百體之
 備而已有是形則有是性舉天下之善無不具焉文集
 夫孝始於節 吳註曰前言至德要道蓋言在上者之孝
 而通乎下夫孝以下二句結前意也後言孝之始終蓋
 言在下者之孝而通乎上夫孝以下二句結後意也
 益軒先生曰事親事君亦立身之事而其一端而已至
 于立身舉其全而言之故為孝之終兼上文行道在其
 中 朱鶴孝經集解曰上文止言孝之始終而此又兼

言中于事君者蓋行道顯揚非事君如何能得 小學章句曰上通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此言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與上文相發明也自不敢毀傷而廣之無非事親之孝矣

愛親者節 存齋負原先生曰自此以下說五等之孝益愛敬立身之孝自天子至于庶人雖非有異而貴賤異等則其行孝之功不能無廣狹是理一而分殊也蔡註

真西山曰孝之為道不出愛敬二者而已推愛敬於親之心以愛敬人而無所疾惡慢易則天下之人皆在吾愛敬中 許魯齋曰事親大節致愛致敬尤急天子

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唯此二事能刑於四海固結人心含此則法術矣 **德教** 吳註曰已所得人

所效曰德教 益軒先生曰大義云德教謂至德之教恐非上文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可見 **百姓四海** 吳

註曰百姓以國言四海以天下言 正義曰百姓謂天下之人皆有族姓言百舉其多也百姓為與刑于四海相對四海既是四夷則此百姓自然是天下兆庶也又曰經典通謂四夷為四海按周禮記爾雅皆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謂之四夷或云四海故註以四夷釋四海也孫炎曰海者晦暗無知也 爾雅疏曰海之為言晦

晦闇於禮義也 定直接四方所極皆是海水故言四方之遠為四海耳 又按吳註以百姓指國中而言以四海指天下而言者宜從按堯典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四海只是如言四國四方不必指四夷而言 益御註曰益猶畧也孝道廣大此畧言之 天子 正義曰禮表記曰惟天子受命於天故曰天子白虎通曰王者父天母地亦曰天子虞夏以上未有此名殷周以來始謂王者為天子

在上不驕節 吳註曰制以刀裁物也節如竹節度如尺度有分限也 御註曰費用約儉謂之制節慎行禮法謂之謹度 今文直解曰能制財用之節謹出入之度

定直接諸家多從御註以度為禮度今按此兩截上是不驕肆無禮就謹禮上說下是不奢侈恣財就節用上說直解說恐近優 小學本註曰高而危者以驕也滿而溢者以奢也 正義曰書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言諸侯貴為一國人主富有二國之財故宜戒之也 社稷 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天子大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黃土若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土直以白苴而與之諸侯以此土封之為社明受於天子也

社即土神也經典所論社稷皆連言之皇侃以為稷五穀之長亦為土神據此稷亦社之類也言諸侯有社稷乃有國無社稷則無國也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偏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大義曰社稷國之主也諸侯初受封則天子賜之土使歸其國立社稷以社主土稷主穀民生所賴以安養者也諸侯吳註曰諸侯謂五等國君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正義曰次天子之貴者諸侯也案釋詁云公侯君也不曰諸公者嫌涉天子三公也故以其次稱為諸侯猶言諸國之君也廣韻曰古者以射選賢射中者獲封爵故因謂之諸侯

非先王節正義曰言大夫委質事君學以從政立朝接對賓客出聘則將命他邦服飾言行須遵禮典魯語曰服心之文也註云心所好身必服之左傳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僖二十四年下同又曰言身之文也繫辭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無擇大義曰無擇謂言行皆遵法合度

而無可選擇也 呂刑曰罔有擇言在身 言滿天下

吳註曰口過謂言不合法出口有差然惡謂行不合道

召怨取惡雖言滿天下在已亦無口過雖行滿天下在

人亦無怨惡卿大夫立朝則接對賓客出聘則將命他

邦故言行滿天下 三者備矣 又曰三者服言行也

人之相與先觀容飾次交言辭後考德行孟子言服堯

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意與此同首服次言次行者

蓋先輕而後重是故以下申言言行而不及服者蓋詳

重而畧輕下文又以二者備矣總結之也 案此說蓋本正義

困學紀聞曰孝經言卿大夫之孝曰非先王之法服不

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

子謂曹交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聖賢之訓

皆以服在言行之先蓋服之不衷則言必不忠信行必

不篤敬中庸修身亦先以齊明盛服都人士之狐裘黃

黃所以出言有章行歸于周也 守其宗廟 大義曰

三者有其一則不免於罪而宗廟有所不能守 吳註

曰祭法卿大夫立三廟宗字門中有示廟之名也寢之

前屋有東西廂者曰廟 韻會宗尊也古今註廟貌也

所以彷彿先人之容貌也說文廟尊先祖貌也 卿大

夫 吳註曰卿大夫謂王朝侯國之臣王之卿六命大

夫四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 正義曰次諸侯之貴者即卿大夫焉說文云卿章也白虎通云卿之為言章也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為言大扶扶進人者也故傳云進賢達能謂之卿大夫王制云上大夫卿也又典命云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則為卿與大夫異也今連言者以其行同也

資於事父節

資

正義曰資取也案鄭註表記考工記

並同訓資取也

愛同敬同

正義曰愛之與敬俱出

於心君以尊高而敬深母以鞠育而愛厚

大義曰取

事父之道以事母其愛母則同于愛父雖未嘗不敬也

而以愛為主以父主嚴母主恩故也取事父之道以事

君其敬君則同于敬父雖未嘗不愛也而以敬為主以

君臣之際義勝恩故也 正義曰劉炫曰母親至而尊

不至君尊至而親不至惟父既親且尊故曰兼也劉瓛

曰父情天屬尊無所屈故愛敬雙極也

長

正義曰

長謂公卿大夫言其位長於士也尚書云邦伯師長安

國曰衆長公卿也則知大夫已上皆是士之長

事其

上 吳註曰上謂君與長在已之上也 又曰士之位

卑在上有天子諸侯為之君有卿大夫為之長皆已所

當事者孝即愛也愛君為忠敬長為順

孝經緯曰求

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困學紀聞云緯之言見東漢韋彪傳注

保其爵祿而

守其祭祀

朱申句解曰可以保其官爵與其俸祿

正義曰祭者際也人神相接故曰際也祀者似也謂祀者似將見先人也士亦有廟經不言耳大夫既言宗廟士可知也士言祭祀則大夫之祭祀亦可知也皆互以相明也諸侯言保其社稷大夫言守其宗廟士則保守並言者皇侃云稱保者安鎮也守者無逸也社稷祿位是公故言保宗廟祭祀是私故言守也士初得祿位故言之也 吳註曰士有田祿則得祭祀其先故庶人薦而不祭士無田則亦不祭其祿位與祭祀相關 大義

曰君言社稷卿大夫言宗廟士言祭祀各以其所事為

重士 吳註曰士謂王朝侯國之小臣及卿大夫之

家臣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 正義曰次卿大夫者即士也案說文曰數始於一終於十孔子曰惟一答十為士毛詩傳曰士者事也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禮辨名記曰士者任事之稱也傳曰通古今辨然不然謂之士

用天之道節 正義曰言庶人服田力穡當須用天之四時生成之道也分地五土所宜之利謹慎其身節省其

用以供養其父母此則廢人之孝也 **用天之道** 御

註曰春生夏長秋歛冬藏舉事順時此用天道也 正

義曰舉事順時此用天之道也者謂舉農畝之事順四

時之氣春生則耕種夏長則芸苗秋收則獲割冬藏則

入廩也 又曰爾雅釋天云春為發生夏為長毓秋為

收歛冬為安寧安寧即閉藏之義也 大義曰天之道

謂天道流行為春夏秋冬四時之運也又曰天之道春

生夏長秋歛冬閉我則以春耕以夏耘以秋收冬藏用

天之道如此則順時令矣 **因地之利** 大義曰地之

利謂土地生植農桑之利也 又曰地之利高下燥濕

各有宜植我則或禾黍或秔稻或菽麥桑麻因地之利

如此則別土宜矣 又曰順天道而不辨地利則物無

以成辨地利而不順天道則物無以生必天道地利二

者皆得而後生植成 定直按本文主農說故諸家並

以耕獲言至若工商亦當用天因地而後得成其業以

養父母釋義已詳之 又按王制曰凡居民材必因天

地寒暖燥濕陳註曰天地之氣東南多暖西北多寒地

勢高者必燥卑者必濕因其地之所宜而為之備如種

裘可以備寒絺綌可以備暑車以行陸舟以行水此皆

因天地之所宜也此言居民材之道也君上之制民產

與下民之所自力無適而非用天道因地利也 **謹身**

節用 朱子曰謹身謂不作非違不犯刑憲節用謂省

使儉用不忘耗費 文集九十九 **以養父母** 大義曰衣食

既足又必謹其身而不敢放縱節其用而不敢奢侈惟

恐縱肆則犯禮而自陷於刑戮侈用則傷財而不免於

饑寒常以此為心則所以養其父母者不徒養口體有

餘而養志亦無不足矣 **此庶人之孝** 吳註曰庶人

謂王畿國都家邑之民 大義曰庶人泛指眾人學為

士而味受命與農工商賈之屬皆是也 正義曰自天

子至士孝行廣大其章畧述宏綱所以言蓋也庶人用

天分地謹身節用其孝行已盡故曰此 朱子曰庶人

謂百姓也能行此四句之事方是孝順雖是父母不存

亦須如此方能保守父母產業不至破壞乃為孝順若

父母生存不能奉養父母亡沒不能保守便是不孝之

人天所不容地所不載幽為鬼神所責明為官法所誅

不可不深戒也又曰以上孝經庶人章正文五句係先

聖至聖文宣王所說奉勸民間逐日持誦依此經解說

早晚思惟常切遵守 文集九十九 示俗 真西山泉州勸農文

曰經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

人之孝此經至聖文宣王孔子所作大聖語言應不誤

入春宜澆耕夏宜數耘禾稻成熟宜早收斂豆麥黍粟
麻苧菜蔬各宜及時用功浚治此便是用天之道高田
種早低田種晚燥處宜麥濕處宜禾田硬宜豆山畝宜
粟隨地所宜無不栽種此便是因地之利既能如此又
須謹身節用念我此身父母所生宜自愛惜莫作罪過
莫犯刑責得忍且忍莫要鬪毆得休且休莫生詞訟入
孝出弟上和和睦此便是謹身財物難得常須愛惜食
足充口不須貪味衣足蔽體不須奢華莫喜飲酒飲多
失事莫喜賭博好賭壞人莫習魔教莫信邪師莫貪浪
遊莫看百戲凡人皆因妄費無節生出事端既不安費
即不妄求自然安穩無諸災難此便是節用謹身則不
憂惱父母節用則能供給父母能此二者即是謂孝故
曰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父母雖亡保守遺體勤修
祭祀亦與孝養一同孝經此章凡二十一字今鏤小本
煩爾父老散與鄉民勸其朝朝誦念字字奉行如此則
在鄉爲良民在家爲孝子明不犯王法幽不遭一刑比
之遊惰廢業自取饑寒放蕩不謹自招危辱者相去遠
矣

故自天子節 吳註曰孝之終謂立身孝之始謂事親孝
無終始謂不能事親立身 小學章句曰天子諸侯卿

大夫甚則失其天下，國家不甚則亦遭危亂，而士庶人必災禍及其身。大義曰：蓋所謂孝，雖有五等之別，實為百行之本。其始于事親，終于立身，則天子至庶人，一而已。故夫子通設此戒，以結上文之旨云。

